

OLD PHOTOS

「老照片」

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

回忆夫人邓懿 周一良

抗日女杰郑苹如 孙孟英

一支鲜为人知的革命军队 王秋杭

入缅参战的中国知青 周孜仁

用相机记录北京的变迁 王可信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照片.第80辑/冯克力主编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1.12

ISBN 978-7-5474-0562-8

I.①老… II.①冯… III.①世界史—史料②中国历史: 现代史—史料 IV.①K106 ②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9423号

- 责任编辑 冯克力
装帧设计 王 芳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(0531) 82098470
市场部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6印张 118幅照片 120千字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15.00元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 须经本社同意。

出版人 尹奎友
主 编 冯克力
执行编辑 张 杰
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
美术编辑 王 芳



第八十辑

目 录

周一良	回忆夫人邓懿	1
孙孟英	抗日女杰郑苹如	32
朱龙光	记忆中的“月季夫人”蒋恩钿	52
郭树荣	甘苦与共的公影	59
王秋杭		62
周孜仁	入缅参战的中国知青	69
吴心海	路易士和胡金人的青葱时代	78
王端阳	父亲王林和他的《腹地》	85
何 蜀	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	111

王可信	用相机记录北京的变迁	123
舒 云	我的姥爷	134
苗淑菊	几位早逝的姐姐	148
刘宝莅	活出生命的尊严	156
许 逢	我的“老祖姨”	162
田良超	南下在湖南	174
李荣欣	白求恩墓前的留影	185
冯克力	老照片的“遭遇”	187
封 面	高中时期的郑苹如（孙孟英）	
封 二	扩建中的天安门广场（王可信）	
封 三	周一良夫人邓懿年轻时的留影（周启博）	



回忆夫人邓懿

周一良

初识邓懿

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虽然有不少女生，但我当时没有什么社交。辅仁大学历史系则根本没有女学生。1932年转回燕京，全系的女生也很少。到1933年春，学生会组织去泰山旅游，才开始与邓懿（生于1914年4月17日）相识。其实我对她早有所知，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女中，原名邓婉娥。当时，燕京大学与南开中学之间有所谓保送制度，凡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不经入学考试，直接升入大学。她各门功课都很好，尤其喜欢文学，颇受知于南开高中著名国文教员关健南、孟志荪两先生，作文常受表扬，贴在墙上“示众”。她父亲对她的文学修养并没有加以栽培，只是耳濡目染，受到一些影响而已。她非常喜欢京剧，特别是程砚秋的戏，很欣赏他的低回婉转的唱腔。她自己也喜欢唱，但嗓音嘹亮，与梅兰芳相近。南开女中学生曾在“九一八”以后排演过爱国话剧《反正》，男人都由女生扮演，如著名妇科医生严仁英饰师长，马珠官（在台湾）饰副官。据当时还在初中的马珠官的弟弟桂官（现也已八十出头）



青年时代的邓懿

前不久来信，说邓懿背向观众，念长篇台词，声音响亮，台下听得入神，寂然无声（南开女中1932年毕业生年刊载有当时剧照多幅）。她在入燕京后改名邓懿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天津有一家名叫《北洋画报》的刊物，是赵四小姐的姐夫冯武越所办，雅俗共赏，颇受欢迎。该刊每期的刊头上都是一位女士的玉照，或两位女士的合影，其中有电

影明星，如胡蝶、阮玲玉等，或者就是当地的大家闺秀。这些大家闺秀的照片是怎么来的呢？据说是由她们常去的天津同生等著名照相馆提供的，《北洋画报》毋需付稿费，而照相馆则可借此做广告。当时尚无肖像权一说，所以这些大家闺秀的照片就由他们随意刊载了。邓懿的照片就经常上《北洋画报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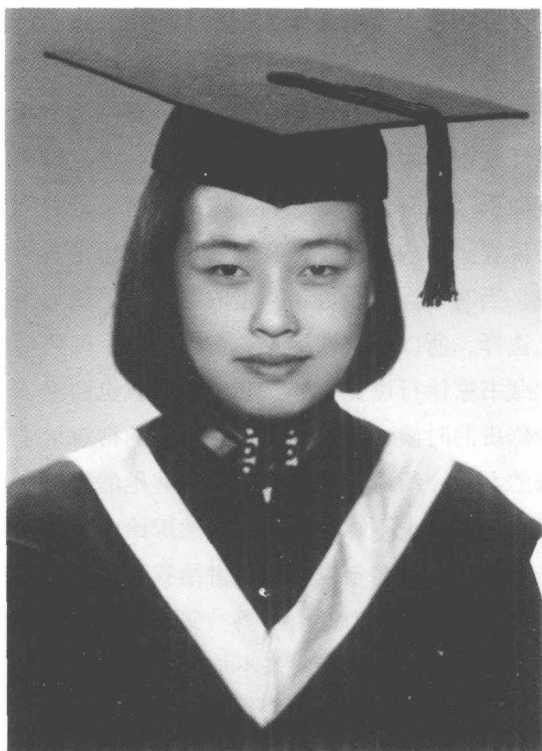
邓懿在燕京颇引人注目。据说她刚入学时，就有一位同班同学追求她。那人西装革履，对她百般奉迎、千依百顺，反而引起她的反感，断然拒绝与他交往。而我呢，一身蓝布大褂，像个老学究，不穿西服，——事实上，我家里也从未给我做过西服。我每学期从家里带二百块钱到学校来，除交学杂费和伙食费以外，所剩无几，没有多余的钱做衣服。直到我有稿费收入以后，才做西服穿。另外，在我与邓懿的交往中，决不唯命是从、唯唯诺诺，倒是经常与她发生争论，这也是与那位男同学大不相同的地方。或许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吧，邓懿对我似乎较有好感。

就这样，一来二去，我对邓懿逐渐由最初的好感产生了爱，但她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不知道。有一天晚上，我陪她从图书馆回到女生宿舍二院门口，就在我们即将分手时，我毅然决然地用动作明确表达了我的爱情，我的这种冲动对她来说大概有些意外，又似乎是在意料之中。恰好这时钟亭的钟敲了三下，是九点半（此系采用西方海上报时方法）。当时我们都在学法语，因此事后常常用法语“neuf heure et demi”提起这个时间。当时邓懿对我表示，由于她父亲过早去世，母亲又体弱多病，弟弟、妹妹还年幼，她必须主持家务，不能结婚。我的回答是，这一点也不成问题，对于她的母亲，我是会负责到底的。四十年来的事实证明，我实践了当时对她许下的诺言。

当时燕京大学规定，女生宿舍的一、二、三、四院男士免入，男生来访只能在门口按铃，请女生出来谈话。女生宿舍的北面有两座小楼——姊妹楼，靠北面的那个小楼，就是专门为女生预备的会客室，屋内摆放着许多沙发，沙发的靠背都很高，是为了方便学生躲在沙发背后谈心。燕京大学的校园非常美丽，湖光塔影，草坪上、柳荫下、湖水畔、钟亭边，无处不可流连，都是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天然胜地。记得俞平伯先生曾经说过，清华园好比是一篇散文，而燕园则好比是一首诗。燕京的学生可以说是在诗一般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的。

此外，还有一处情侣们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就是燕京大学东门对过的常顺和饭馆，饭菜可口，而价钱不贵，环境也比较干净。男生们常在此宴请女生。直到今天我还能数出“常顺和”的一些菜名，如糖醋溜松花、焦炸土豆丝、叉烧肉、白烧白菜等。还有家常饼和伊府面，也都很受欢迎。说到这里，我可以再举出一件邓懿与别的女生的不同之处。通常男女同学出去吃饭，理所当然的是由男士付账，而邓懿遇到这种情况，总是和我争着要付账，由此可以看出她所具有的那种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精神。

前面说过，邓懿在大一时已经拒绝了那位追求她的男生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，甚至变得有些疑神疑鬼。邓懿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，论才论貌都远不如她，这位女友有一位燕京毕业的表兄，一表人才。他们三人很谈得来，常在一起。当时虽然听说那位表兄对他的表妹很中意，但让我觉得蹊跷的是，为什么他在如此优劣悬殊的两个女友中，不“择优录取”呢？我一直为此怀有醋意，感到忐忑不安。直到那位表兄最后与他的表妹结了婚，才消除了我的担心。



着学士服的邓懿

另外还有一位男同学也曾引起过我的疑心。他是比邓懿低一年级的医预科同学，这位同学多才多艺，经常去找邓懿，在她面前每每以“小弟弟”自居。促成我和邓懿在泰山结识的那次旅游，他也去了。就在我们从泰山回来后的那年秋天，邓懿与一位女友，还有这位“小弟弟”，一起去过一次十三陵，这自然引起我的注意和警惕。不过在那之后不久，亦即“九点半”之后，我就打消了这种顾虑。1935年春，我和邓懿两人一

起，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地做了一次“明陵二日游”。这位同学后来在北京行医，我们两家经常来往，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

我把1933到1938年这五年恋爱时期，概括为甜甜蜜蜜的五年，在甜甜蜜蜜之中掺入一些酸味，也许就更显得甜蜜了吧。在我这方面虽然没有使邓懿感到疑虑的事情，但遇到过一些人为我提亲说媒。初入燕京时，我的姨母就曾想把我舅父的女儿说合给我。当时不懂什么近亲不婚的道理，但认为婚姻大事应当由自己选择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在辅仁时，柯燕龄先生也曾想把湖北藏书家徐行可先生的女儿给我，我也谢绝了。还在燕京国文专修班的时候，容庚先生曾想把他的得意弟子、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女生介绍给我，先从侧面了解她的想法。这位女生表示，她将来非博士不嫁。后来她果然嫁给金陵大学的一位教授刘博士了。此事是多年以后朋友讲给我听，我才知道的。可是，周一良以后不也成为博士了吗？父亲对我的教育是非常保守的，可是在婚姻方面他却向来不加干涉，这样就省去了很多矛盾。

恋人之间不管如何相爱，总不免会有一些摩擦和误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邓懿在二院女生宿舍门口，因为有什么事情存在误会，没有能够澄清，可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，只好分手了。我那时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：“如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。”于是就想试一试“风露立中宵”的滋味，在二院关门熄灯以后，仍在门口独自徘徊不去。后来校卫队来巡逻，觉得我可疑，经过一番盘问以后，就把我带回男生宿舍去了。

在燕京同学们的眼里，我和邓懿这一对恋人大概是很让人羡慕的。有一次，学生会在礼堂演京戏，其中有一出《群英会》，由政治系同学蔡国英扮演周瑜、经济系同学李公原扮演



青年时代的邓懿



作者夫妇先后从燕京大学毕业。

蒋干，当蒋干被周瑜逼得只好点头连声说“兵精粮足、兵精粮足”时，李公原的表情令人叫绝，不由得哄堂大笑。我和邓懿坐在前排，事后我的好友俞大纲给我写信，说“足下‘供奉内廷’，在前排‘璧合仙姿’，‘令人艳姿’”云云，这就是我们当时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吧。

1935年夏，我从燕京毕业。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，留在学校，和邓懿两人花前月下，尽情享受恋爱的甜蜜。1935年秋，我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院，主要目的就是再待一年，等她毕业之后，再一起离开燕京。就在这一年冬天，我们在正昌饭店宴请师友，宣布订婚。

结 婚

1936年夏，邓懿从燕京大学毕业，她与我一样，因为品学兼优，也被选为斐陶斐学会的荣誉会员。当时我们曾在司徒雷登家照过相，这张照片后来在“文革”中成为“亲美”的罪证。

我对邓懿所学的中国文学专业很感兴趣，她写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纳兰性德词的，而我也很喜欢读《纳兰词》。现在她手边还保存着一张纸条，是我用毛笔写给她的短笺：

《宋名家词选》奉缴，曾略读之，误字颇多，惜未能一一勘出也。书中犹存牡丹一瓣，良以买珠还椟，意有未安，特留此最艳丽者随书奉还，敬希纳。明早课毕望即至校门，一良当在彼恭候也。郭家晚饭如何？小萝晚佳。一良八点半。

当时我们印制了带有红叶标志的信纸和信封，所以弟妹们每看到邮差递来带有红叶标志的信封，就大嚷大叫地给我送来。这些红叶书信在邓懿去美国时都留在家里，“珍珠港事变”后日军进占英租界，怕惹麻烦，家里人就把这些红叶两地书都付之一炬了。如果保存下来，这篇杂忆之文可能更丰富一些。



1938年，作者夫妇的结婚照片。

1936年夏，邓懿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院，第二年春天到南京来看我，住在女青年会的宿舍里，我们在玄武湖畔、燕子矶头，流连了一个星期。我还记得当时南京冬天不生火，女青年会宿舍很冷，我给她买了一床五斤重的棉被。

1937年暑假，我回天津，恰逢抗战爆发，不久南京史语所内迁，我准备在天津结婚后自己到南方去。1938年4月3日，我们在天津结婚。当时北平、天津都已沦陷，但英租界、法租界等外国租界内未受影响。天津历史最悠久的饭店要算英租界的利顺德，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就有的。法租界的国民饭店建

于20年代，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，号称可以举行数百人的大型宴会。我们是在国民饭店举行的婚礼。30年代的婚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，先在饭店里用西方方式举行，然后再回到家里按中国传统礼俗重来一遍。

西式婚礼中，证婚人是很重要的人物。本来想请傅增湘来证婚，因为他是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头面人物，同时与周、邓两家都有渊源。但因平、津之间交通不便，所以改请了开滦矿务局的总经理孙章甫先生。孙是美国留学生，同时又是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前清学部大臣孙家鼎之孙，像他这样的身份，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也是非常合适的头面人物。双方出席婚礼的家长，男方是我父亲，女方是邓懿的嫡出长兄邓宝名。



作者夫妇在结婚仪式上。

他是一个甘守本分、缺乏进取心的“滥好人”，安心在父亲的庇荫下生活。父亲去世后，仍靠吃瓦片为生。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如果大热天里，正阳门的地上有十块大洋，让我坐洋车去取，我都不愿去。”到了晚年，他由身为共产党员干部的儿子供养，所以我称他是“少年公子老封翁”。

除证婚人外，男女双方各有一位介绍人，其实这只是名义上的，“泰山情侣”的月老是东岳泰山嘛。此外还有伴郎和伴娘，伴郎是我的五弟杲良，伴娘是我的大妹珣良，现在都已去世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三个小女孩，小女孩的任务是在新娘的身后牵着委地的长纱，小男孩则负责在新娘的前面撒花。其中有一小女孩是我家邻居书法家郑诵先先生的女儿、后来在北大历史系任党总支书记的郑必俊。

新郎和新娘的衣着都是西式的，新郎黑色礼服、白手套。新娘白色衣服，长纱委地。新娘手里拿的花束是自己设计的，用白色马蹄莲扎成。结婚前一天，我们到一家白俄经营的利佛西茨照相馆照了相。当时还准备了一个精美的小纪念册，由我十岁的小兄弟景良拿着，请来宾签名。这个纪念册后来的遭遇留待下面再说。

婚礼结束后，客人入席，而新郎、新娘回家。按照旧习俗，回到家门口时，男仆把住门不开，必须给赏钱才让新人入门。回家后，脱去西式服装，新郎换上长袍马褂，新娘上身穿花色短袄，下系红裙。两人先拜祖先，后拜父母，然后向来宾中的长辈行礼，完全把旧式婚礼重演一遍。新娘除嫁妆以外，还有陪嫁的保姆一人。新郎献给新娘的是一只钻石戒指，重一克拉，价七百元。新房里挂的礼品，有傅增湘送的对联，还有顾羨季（随）先生写的一个条幅，上书四个大字“屏除丝竹”，另有



1940年代，作者夫妇在美国。